

通

典

二



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主者制禮緣人心而為之斷文孝子之恩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後漢許慎異義云按左氏說諸侯蕃衛之臣不得棄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室空故遣大夫也鄭玄駁云禮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縗三年是尊卑異者也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來唁且賵又王使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至叔孫得臣如吊師葬襄王則傳無言焉天子於魯既唁且賵又會葬為得禮是則魯於天子一大夫會葬而已為不得禮可知矣按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七景伯詰之其對辭有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計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也大鴻臚睦生音睦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許氏又按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睦生之說非也鄭玄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為人子乃能為人臣也禮問嗣子不為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為父在君則為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春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崩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魏時禮官議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哭於墓者皆聽哭於陵尚書盧毓以禮言遂除者謂有服者耳無服者則不哭王肅曰既言除喪豈有服哉雖除始見墳斂髮祖經言除斂髮祖經耳記曰朋友之喪有宿草而不哭焉明友未踰年雖無服猶哭之有天子之喪未踰時始奔赴而得不哭者乎今雖權宜即吉吾本三年之喪也故三年之後行禘祫之禮又遠方弔貢表皆宜通若有禁乃止此不得與哭陵相妨害也又荅難云前說遂除謂除斂髮祖經耳不謂今之奔者皆頭斂髮也責以玄衣冠又其所不能具自可服深衣白帽也。○晉惠帝崩司徒左長史江統議奔赴山陵曰往者湯陰之役群寮奔散義兵



少鬼惡者也依子合三門外騶騎傳炬出官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

葉雉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子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百官

官府名以木面獸能為讎人師訖投桃梗鬱壘葦戟桃枝以賜公卿將軍特侯

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早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

諸侯云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寒月令章句曰是

百四十人百二十人赤幘阜禱衣執鼗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

氏執戈揚楯又作窮奇祖明等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今率之中黃

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戌夜三唱開諸里門

讎者各集被服器仗以待事式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

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一品以下六品以上陪列觀讎者鼓譟

入殿西門徧於禁內分出二上閣作方相與十二獸儼戲喧呼周徧

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為六道出於郭外何清年中定令歲十二月

半議武至晦逐除二軍兵馬右入千秋門左入萬歲門並永巷南下至

紹陽殿北二軍交一軍從西上閣一軍東上閣並從端門南出闔闔門

前橋南戲射並訖送至城南郭外罷隋制季春晦讎磔牲於宮

門及城四門以攘陰氣秋分前一日攘陽氣季冬旁磔大讎亦如之

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侂子如北齊法冬八隊二時則四隊

問事十二人赤幘禱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人其一人方相氏如周禮一人

為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人有司素備雄雞羝羊及酒於宮門

為坎未明呼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明陽門

分詔諸城門將出諸師執事與鬻牲鬻音反於門酌酒襍祝舉牲

并酒埋之○大唐制季冬大讎及州縣讎禮並如開元禮





大喪初崩及山陵制

并為周已下親哭及不視事附



周代尚書夏肅滕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

穆卜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成王也有疾故不悅懌禮僕人扶右射人扶

左僕人射人比日平常時贊正君服位始崩太僕戒鼓傳達于四方內宗掌序哭者外內

哭不敬者而呵罰之呵譴也小宗伯懸練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太僕掌

懸喪首服之法于宮門首服之法謂免髮并總廣狹長短之數懸其書於宮門示四方三日祝先服祝佐

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上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三日天下服諸侯之大夫也孔穎達曰服服杖也

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

圓圍一尺置墉中望外內張絲絮以鄣外以皓木大如指長三尺

四枚纏以皓皮四方置墉中主居其中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

祭之墉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牆壁垆中帝初登遐

朝臣稱曰大行皇帝風俗通云俗說易稱四海為家雖都二京巡有

方獄文曰行在所由以行為辭天命有終往而不返故曰大行天子新

崩梓宮在殯太子已即位存亡有別不可但稱皇帝未及定謚故

曰大行皇帝宮車晏駕周康王一朝晏起詩人深刺如今崩殯則為





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  
設四通羨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右外方立先閉劍戶  
戶設夜龍莫耶劍伏弩弓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  
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後漢制皇帝不豫太醫令

丞將鑿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  
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生呈明宗廟  
告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登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夜白  
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

比且嚴宿衛宮府各警言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調者  
晝夜行陳三公啟手足色膚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  
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縣緹緇金縷玉押如故事漢舊儀曰

帝崩哈以珠纏以緹緇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鎧狀連緇之以黃金為縷帶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押下至足亦緇以黃金縷請諸衣給緇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緇飯  
含珠玉如禮禮記命天子般不冰如禮大槩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百官哭臨殿下是

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漢舊儀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皆以竹使符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小斂

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虛文書一月鳥龜龍  
虎連壁偃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斂干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  
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屯殿端門陞左右廂中黃門持兵

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宿隨立殿下謁者引諸  
侯王立殿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外戚諸侯即氏陰氏馬氏諸第子立學號四姓小侯在後

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  
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  
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宗室婦人以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

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三公外自昨  
階安梓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珪璋璧琮琬琰皆為開渠為眉塚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

渠眉跡璧琮以斂尸鄭眾云駟外有捷盧也謂珪璋璧琮琬琰皆為開渠為眉塚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  
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衽鄭玄注曰衽小冑大常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  
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  
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  
出吉服入會如儀大尉升自阼階當柩御座北面稽首讀策畢以



傳國王壘綬東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隋  
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  
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百官罷入城喪服如禮三  
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  
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發喪臨三日先葬二日皆且晡臨訖葬  
釋服無禁嫁娶祠祀佐史以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武  
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喪期依前漢制  
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  
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以木為重高九尺  
廣容八歷裹以葦席巾門喪幘皆以簣車比去輔輻疏布惡輪  
走卒皆布幘幘大僕四輪輈為賓車大練為屋幘中黃門虎賁各  
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  
者副將作油綬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大駕太僕  
御方相氏黃金四目共豕熊皮玄衣 裳執戈揚楯立乘四馬先驅  
旂之制長三月十有二游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柩謁者  
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喪服大行載  
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  
齋衣乘高車詣殿上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進伏拜受詔太尉  
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  
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  
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  
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  
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  
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請陵太尉  
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  
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  
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音緜紼音緜長三十丈大七寸  
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  
校尉二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承為行首皆銜  
枚羽林孤兒巴渝擢歌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公執鐸先大鴻



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

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美

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

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

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

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

道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太史令奉謚哀策東園武士執事下

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注既夕曰陳明器以西行南端為上笥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力曰

笥亦種黍一稷一麥一梁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雍三容三升醢一醢一

肩鄭玄注既夕曰黍飴載以木柝柝所以度厄覆以疏布醢二容三升醴

一酒一載以木柝覆以功布瓦鐙一彤矢四軒輶中亦短衛彤矢四骨

短衛既夕曰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云肱猶侯也侯物而射之矢也四矢曰乘彤弓一

厄八牟八豆八邊八形方酒壺八槃鄭玄注既夕曰杖凡各一蓋一

鍾十六無虞罇四無虞爾雅曰大鍾謂之鏞郭璞注磬十六無虞禮記曰有鍾

鄭玄曰不懸之也壘一簫四笙一篪一祝一瑟六琴一竿一筑一坎侯禮記

瑟張而不平竿至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竿一甲一冑既夕謂之役器鄭輓車九乘芻靈三

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東郊瓦甗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二容五升匏

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

瓦酒罇二容五升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

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官事畢臣請

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道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

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袤各三寸緹

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進跪臨羨

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二東園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

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

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官還至羨道半途上欲

還上即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並聲苦耕騎皆從容車玉帳

下司徒跪曰請就幄道守登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

祝進醴獻凡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已下皆

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謚虞禮



畢祔於廟如禮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官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  
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醴大紅服小紅十升都布練冠醴小紅  
服織醴織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留黃冠百官衣  
阜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  
備三爵如禮又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于祖廟如儀  
長樂太僕少府太長秋長樂官太后所居在西宮後漢都洛陽無長樂官或是當時便循舊名為太后耳興喪事三  
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合苑并羨次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導守至  
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守出中常侍  
受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  
朝服各一龍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筭藏宮殿後閤室  
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  
吹三通鳴鍾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  
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鬼車鑿輅青羽蓋駟  
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悉導公  
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喜鄧后葬按以為儀自此皆降負

於前事也○魏武王以禮送終之制襲稱之數繁而無益俗又過之先自  
制送終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曰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珎珠  
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黃初三年文帝又作終制曰禮國君即位為  
禪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為體無封樹無立寢殿無造園邑此詔  
藏之宗廟明帝時毛皇后崩未葬詔宜稱大行尚書孫毓奏武宣  
皇后崩未葬時稱太后文德皇后崩侍中蘇林議皇后比有謚未  
葬宜稱大行以為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按漢天子稱行在所不言不  
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  
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  
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詔曰稱大行者所以別存亡之號故事  
已然今當如林議稱大行景初中明帝崩于建始殿殯于九龍殿  
尚書訪曰當以明皇帝謚告四祖祝文於高皇稱立孫之子云何王肅曰  
禮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荀爽鄭玄說皆云天子諸侯事曾祖已上  
皆稱曾孫又訪按漢既葬容衣還儒者以為宜如文皇帝故事以  
存時所服王肅曰禮雖無容衣之制今須容衣還而後虞祭宜依





尸服卒者上服之制生時褻服可隨所存至於制度則不如禮孔子  
 曰祭之以禮亦謂此也諸侯之上服則今服也天子不為命服然亦所以  
 命服之上也按漢氏西京故事月游衣冠則容衣也言冠以正服不以褻  
 衣也尚書又訪容衣還羣臣故當在帳中常填衛見王肅曰禮不墓  
 祭而漢氏正月上陵神座在西序東向百辟計吏前告郡之穀價人  
 之疾苦欲先帝魂靈聞知時蔡邑以為禮有煩而不可去事亡如存  
 況今無填衛之禁而合於如事存之義可見於門內拜訖入帳臨乃  
 除服○晉尚書問今大行崩宜章殿安梓宮宜在何殿博士下摧楊雍議  
 曰臣子尊其君父必居之以正所以盡孝敬之心今太極殿古之路寢梓  
 宮宜在太極殿依周人殯于西階既殯之後別奠下室之饌朝夕轉  
 易諸所應設祭朔望牲用宜所施行按禮具各摧雍議按禮天子  
 日食少牢月朔太牢喪禮下室之饌如他日宜隨御膳朝夕所常用  
 也朔望則奠用太牢備物又問按景帝故事施倚廬於九龍殿上東  
 廂今御倚廬為當在太極殿不諸王廬復應何所權琳議按尚書  
 顧命成王崩康王居于翼室先儒云翼室於路寢今宜於太極殿上

諸王宜各於其所居為廬朝夕則就位哭臨按禮天子七月

新議

曰禮無吉駕象生之飾四海遇密八音豈有釋其纓經以服玄黃黼  
 黻哉雖於神明哀素之心已不稱矣輒除鼓吹吉駕鹵簿孫毓駁尚  
 書顧命成王新崩傳遺命文物權用吉禮又禮卜家占宅朝服推此  
 無不吉服也又巾車飾遣車及葬執蓋從方相玄衣裳此鹵簿所  
 依出也今之吉駕亦象生之義凶服可除鼓吹吉服可設而不作執  
 虞曰按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無吉駕導  
 從之文虞按禮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容車也春秋鄭大夫公孫  
 薑卒天子追賜大輅使以行禮又十喪禮有道車乘車以象生存  
 此兼有吉駕明文既有道守從宜定新禮設吉凶導從其凶服鼓吹  
 宜除銘旌建太常畫日月星辰杜云九仞旒委地杜元愷喪服要集云遣車易以  
 輦牀舉奠祭之具及器藏物皆覆以白練○東晉成帝咸康七年皇  
 后杜氏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朝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  
 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栢歷門號明陽端門詔曰門如所處凶  
 門栢歷大為繁費停之按蔡謨說以二瓦器始死之祭繫於木裏以







葦席置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記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范曄又曰凶門非禮禮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簿帳即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陵中唯絜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已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宋崔元凱喪儀云銘旌今之旒也天子丈二尺皆施跗樹於壙中遣車九乘謂結草爲馬以泥爲車踈布轄四面有障置壙四角以載遣奠牢肉斬取骨脛車各載一枚。陳永定三年七月武帝崩尚書左丞庾特云晉宋已來皇帝大行儀注未祖一日告南郊大廟奏策奉謚梓宮將登輶鯨侍中板奏已稱其謚皇帝遣奠出於階下方以此時乃讀哀策而前代策文猶稱大行皇帝請明加詳正國子博士知禮儀沈文珂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自梓宮將登輶鯨板奏皆其謚皇帝登輶鯨伏尋今祖祭以奉策謚哀策旣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玄宮請依梁儀以傳無窮詔可。大唐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存崇厚時限旣促功役勞弊祕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簿葬者非不欲崇高光明珍寶異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必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劃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此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無可欲雖無石棺又何崩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入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椁足以藏骨無衣食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



不亡之國亦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乃燒取玉  
柙金縷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  
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鬼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為永  
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今為丘壠如此其內雖不藏  
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  
計以為漢文霸陵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上地勢即  
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  
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書今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  
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  
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為墳壠又以長陵為  
法非所依也伏願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書奏不報虞世南又上疏曰  
漢家即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十五年方始成就今以  
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事其於人力亦以勞矣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即  
日人眾未及往時而工役與之一等此臣所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  
詔務從節儉太宗乃令中書侍郎岑文本謂曰朕欲一如遺詔朕臣子  
之心不忍頓為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代之後不免有廢毀  
之憂朕為此不能自決任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  
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聞司空房玄齡等議曰謹按漢高祖  
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並不封不樹因山為陵竊以長  
陵制度過為宏侈二文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為  
成式實謂收宜伏願仰遵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既為子卿等為臣  
愛敬固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於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  
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摠論喪期

奔大喪

奔山陵附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

天子為繼兄弟統制服議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天子為皇后父母服議

皇后為父服附

摠論喪期

虞 殷 周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隋 唐

易云古者喪期無數

賈公彥曰此黃帝時也是其心喪終身也

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崩

舜諒暗三年故稱遏密八音按唐虞雖行心喪更三年為限三王乃制喪服

○殷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檀弓云子

張問曰書云高宗二年不言言乃謹有諸

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

冢宰天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躬衰而

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周武王崩成王十三而嗣立周公居家宰攝政明年六月既葬周公

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祝雍作頌又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

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皆既葬除喪之證也○漢文帝遺制革三年

之喪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

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臨服大紅

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十日釋服

服度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纖細布衣也應劭

書例以紅為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己意創而為之非有取

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二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

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

師古曰言此詔中無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喪期之制自後遵之不改

宣帝地節四年詔今而吏儒事不得葬傷孝子之心自今諸有大父

母父母喪者勿傷事使得收斂送給盡其子道成帝時丞相翟方進母終既葬三

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典然而原涉行父喪

三年名章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褒稱以為宗室儀表是

則喪制三年能行者貴之矣及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

吏六百石已上皆服喪三年

莽母死但服天子吊諸侯之服一吊再會而已令子新都後漢鄭玄云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曰然而曰言而不文者謂

臣下也注引孝經說云言不文指士人也陳鑠問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言乃豈此則所言也又喪大記云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

大夫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天子諸侯俱有言矣而獨謂臣下上句云言



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卿大夫也孝經云言不文指士人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趙商荅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家宰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於臣下須言而辨為可謂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人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今自其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矣建光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元永平故事謂光武明帝時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相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已下行三年服至延喜元年又皆絕之○魏武帝遺詔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文帝崩國內服三日

蜀劉備臣下為之滿三日除服至葬復加禮北則魏蜀又異於漢也吳孫權令諸有居枉者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犯者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苦告者抵罪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行得減死一等自此遂減○晉武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已下遭三年喪者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徭役二年帝遵漢魏改葬除服校文帝以魏公

咸熙二年八月辛卯崩九日發西葬武帝以十二月景寅受魏禪改元去始猶深衣景冠服降席撤膳太宰司馬等奏曰臣聞禮典豈殺隋時其於足以興化而已故未得皆返上古

也陛下俯遵漢魏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代未足以喻方今荆蠻未殲萬機事殷巨等以為宜割哀情以康時俗勅御府太官易服改膳如舊詔曰每念幽宜不終直經一朝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乎等重奏于戈未戢天下至眾陛下察愚欵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重覽奏議益以悲割三年之喪自古達禮不宜返覆重傷其心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文帝之崩也皇太后王民太始四年三月

月戊子崩羊祐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目天子達而漢文毀禮傷義今上至孝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除服何為若因此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代淺薄不能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已數百年一朝復古恐難行也祐曰且使主上遂服由為善乎玄曰若上主不除而臣下除此謂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

傳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無父子之為重且漢廢君臣之喪不崇父子之服況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一服恒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理天下乎僕射盧欽尚書魏舒等奏謹按天子之與群臣雖哀樂之情若一其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

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注云謂卿大夫也孝經云言不文指士人也義似不同引之何明趙商荅曰三年之喪天子諸侯不言而事成者家宰存也雖亦有所言但希耳至於臣下須言而辨為可謂言但不文耳各有所施不相妨也言臣下時所包者廣孝經云士人注引之者欲微見其小異其大趣亦同也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今自其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矣建光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元永平故事謂光武明帝時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相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已下行三年服至延喜元年又皆絕之○魏武帝遺詔百官當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文帝崩國內服三日



得同虞書曰三載過密八音至周公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周景王有后嗣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  
遂服禮也王雖不遂燕樂已早亦非禮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此  
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議其喪而議其燕樂已早明既葬應除  
而違諒闇之節也堯舜諒闇三年故稱過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  
喪齋斬之制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三年無改父道聽於冢宰喪服已  
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由以荒大政也摯虞以為古者  
無事故喪三年非訖葬除心喪也後代一日萬機故魏權制晉氏加  
以心喪非三年也杜元凱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齋斬  
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漢氏承秦率天下為  
天子終服三年文帝見其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典更以意制祥禫除  
喪即吉魏氏直以訖葬為節嗣君日不復諒闇終制學者非之矣矣  
然竟不推究經傳考其行事專謂王者三年之喪當以縗麻終二十  
五月嗣君苟若此則天下群臣皆不得除雖志在居篤更逼而不行  
至今嗣主皆從漢文輕典由處制者非制也表准曰周禮太祝祔練  
祥掌國事若無縗服焉得祥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禮記  
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此終喪  
縗麻之言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言雖貴不得與賤  
者有異也言服而不言喪縗麻可知也凡春秋傳諸稱除喪皆因時  
宜耳高宗信默何以是心喪博士段暢重申杜元凱議曰尚書母逸  
云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諸儒皆云亮陰默也唯鄭玄獨以諒闇為凶  
廬今據諸儒為正明高宗既卒哭即位之後除縗麻躬行信默聽於  
冢宰以終三年也言即位以明免喪之後素服心喪謂之諒闇故杜  
議曰天子居喪齋斬之情非杖經帶當其遂服葬而除服諒闇以終  
三年也國語楚語及論語禮記坊記坊音防喪服四制皆說高宗之義  
大體無異唯尚書大傳以亮闇為凶廬蓋東海伏生所說鄭玄之所  
依博而考之義既不通據經所言是唯天子居凶廬豈合禮制代俗  
皆謂大祥後禫時為諒闇漢記稱和喜鄧皇后居母喪縗素不食肉  
亦曰諒闇此乃古今之通言信默者為得之也范宣曰所以知諒闇  
為凶廬者按禮葬後柱楣楹則梁也明葬後居廬所以為義暢曰昔



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明年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此天子卒哭除喪之證也春秋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既葬則無此稱此除服證也范宣難曰禮葬後飲食之服皆有降煞設君臣之稱安得不異暢曰春秋文八年秋八月襄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范宣曰禮既葬王政入於國即君名有漸非一朝頓除除服之義多引益惑耳暢引僖王崩未再周惠王享晉號失禮以名位不同不議喪享而譏公侯同禮又享有邊豆之薦聘則陳幣太廟授玉兩楹此聞樂不樂食旨不甘除服證也范宣曰朝聘之禮國有喪皆有撤損不由平同也周禮掌客職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是明主人設饗是儀右等級之品客受芻稍循情之事是以往往有享文耳且或有急尊王至或有安衛社稷事出無方歸於時宜事訖反服於禮何傷於啐嚙示儀而信以為食旨亦其昏矣暢引春秋僖七年閏月惠王崩九年夏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以為王喪再周少五月而猶事文武明王者卒哭除喪即位而祭廟矣所謂蒸嘗禘於廟也宣曰夫祭祀之禮有正有變所以然者或時有所施不必一也禱類折禡豈一道乎武王出侯以燎豈是常郊耶天地猶然況宗廟乎禮不墓祭而尚祭乎畢又不於宗廟而祀在瑋室瑋音枚鄭玄云枚野之室且禮去禘為壇去壇為墀而周公請命告大王以下而三壇同墀此豈非變禮乎當襄王之時逼于王子帶不敢發喪潛使告于齊常有憂懼之色故或為權禮於文武告請之祀非其常典故云有事于文武而不稱禘禘於宗廟也能究變正之義始可與談春秋耳改暢引經傳以為諸侯諒闇申杜議云按春秋僖公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傳發宋公而因釋王在喪未葬稱在喪葬訖卒哭已除縗麻故不復名在喪此諸侯除服之證也按禮祀諸侯元子既葬見於天子曰類見將嗣父位除喪見王以受瑞命由嗣而見故曰類見於是天子禮之未廟賜以命服此諸侯不以麻終三年之證也雜記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綵諸侯既卒哭即位則有聘享朝會之禮既執玉服綵不宜復以服麻故去縗麻服縞素縞素之制可以雜於吉也此除縗麻諒闇之文也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



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避也近則大夫士皆以縗麻終三年故雖卒哭稱弁經帶以服金革之事諸侯以上卒哭除縗麻諒闇故特不言弁經此諸侯縗麻除之證也又春秋魯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賙左傳曰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既卒哭除服諒闇此為免喪免喪之後來弔故曰弔生不及哀此諸侯卒哭除縗之證也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曰命者何加我服也賈逵以為諸侯踰年即位天子賜以命珪合瑞為信也然則皆待行吉禮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曰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隣國以衛社稷也僖公之喪未三年嫌於不可以接吉事故傳發明大義以正諸侯之禮也春秋襄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于溴梁左傳曰葬晉悼公平公即位改服脩官燹于曲沃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諸侯五月而葬今晉悼三月便葬遂合諸侯燕會使大夫歌舞皆非喪禮也羊舌肸祁奚韓襄皆晉之賢大夫也平公尚幼宰傅相之命諸

七百八十五

第十六冊

八十一

五

三十六

下

賢傅幼君而若此蓋繼好繼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故傳其行事也晉子墨衰經征奏遂墨縗以葬書春秋時卒哭之後御軍甚多無縗墨文明其服也弁經金革禮所權許皆為救危二者也哀公五年秋九月齊侯杵臼卒六年公羊傳曰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又禮會於陳乞之家明其皆免喪無復所制也博士謝況議杜元凱注春秋左傳云天子諸侯雖卒哭除喪至於當其練祥之日必設位而哭明不復禫也且先朝故事無有禫儀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而博士徐禫意欲以來六月二十二三六祥二十五六而禫二日之中衣服無異而立二節皆背先儀又非簡日勿之法也忌日舉哀如昔成制禮云除喪者卜其遠日避不懷也謂當田擇月未以還大祥除四起縗冠受以白帽徙月復吉不宜立異屢改也仲尼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服以是斷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又云天地已易四時已變是以象之而欲二十三日除縗弁二十五六日禫哭禮玉藻曰縗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所謂大祥而素縗麻衣也釋禫之禮云禫祭則黃衣玄冠也既祭乃服禫朝服縗冠踰月玄端已



居復平常焉如士禮之條又無禫哭也且日時未改忌月未過便復常之節恐非天王情禮大晉之典也今無受禫之服又無改易之祭三日之間哀樂未變而立無名之哭近背先帝畫一之美遠違仲尼殊月之說議曰詳按前儀則禮經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雖有其說無聞服制所引武王崩既葬成王冠襄王崩嗣王未再周賜齊侯昨皆可為明徵當以萬幾至繁百度頃理如同臣庶喪制唯祀與戎多闕漢文彌留之際不詳前代舊規深慮大政之廢遂施易月之令若侯同軌畢至嗣君然後免喪俗薄風澆或生豐難執古道者則云齋斬三年適權宜者遂稱以日易月禮經雖云七月而葬漢魏以降多一兩月內山陵禮終窆窆之期不必七月除服之制止於反虞魯史足徵可無致惑庶情禮兩得政教無虧矣。○東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周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典興寧元年章皇太妃薨哀帝欲服重江彪啓先王制禮應在總麻服詔欲降周彪又啓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於是制總麻三月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妻皆母道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后及靖后之禮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宜服齋縗於是帝制周服安帝崇安四年太后李氏崩李氏生孝武即帝之祖母帝服齋縗三年百寮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等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合伸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宜從正故成風著夫人之號僖公服之三年子於父之所生體義情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嫌文不明則宜從重應同為祖母後齋縗周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周詔可於西堂設菰廬神武門施凶門栢歷。○宋武帝永初九年黃門侍郎王准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子者云得禮按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鄭義宜使朝野一體詔可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武門設凶門栢歷至



西上間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解設廬太子心喪三年心喪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代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綬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日祥禫變除禮畢餘情一周不應復有再禫宣下以為永制詔可。後魏自道武及諸帝悉依漢魏既葬公除文帝太和十四年祖母文明馮太后崩將營山陵安定王休等率百寮詣闕表曰臣等聞先王制禮必隨代變三年之喪雖自上古中代以後未知能行陛下欲依上古萬機事殷不可暫曠三代以下豈無至孝之君皆以義存百姓是以君葬即位踰月而葬葬而即吉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山陵遷厝未忍所聞十月又表曰伏惟大行皇太后明誥垂於典冊陛下雖欲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山陵可依典冊縗服情所未忍又表曰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重莫重於萬機今山陵告終百禮咸畢願陛下愍億兆之心抑恩割哀遵奉終制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禫禮高閭曰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服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為臣之道縗麻朝政吉凶事雜詔曰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縗襲吉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二皇今將至周一經忌日情結差申按禮卒哭之後將授服於受日庶人及小官皆令即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縗服者變從練禮官三月除諸王三都尉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朕之練也除而即吉侍臣君服期服隨朕所降此雖奪式推情即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游明根曰聖慕深遠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即吉既歷冬政又近遺詔詔曰若不許朕縗服則當除縗閭嘿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東陽王不曰臣與太尉元曆事五帝自聖代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詔曰太尉國老誠如所陳恐是先朝萬得一失朕情未忍遂號慟群官亦哭而辭出壬午詔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言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今依既虞卒哭尅此月二十日授服以甘旬易麻既表縗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以下復為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表但取遺言速除之一節便及變禮也延昌四年正月宣武帝崩于式乾殿



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等奏迎太子於東宮入自萬歲門至明陽殿哭踊久之欲待明乃行即位之禮太尉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于忠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數聲止光奉冊進璽授太子跪受服皇帝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前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群臣立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孝明帝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搖光寺詔曰崇憲皇太后德協坤儀徽符月略萬融一化奄至遐崩但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乃戡越定難是賴深謀夫禮公情制義循事立可特為齋縗三月以申追仰之心有司奏按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冕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今尼太后既存委俗損尊憑居道法凶事間速不依配極之典寺庭局狹非容百官之位但因葬日衢路奉接成義君臣終始情禮理無廢絕輒立儀如別內外群臣權改常服單衣衣巾奉迎之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京師更不宣下詔可。後周武帝母叱奴太后崩帝居倚廬朝夕供一溢米群臣表請累旬乃止及葬帝祖跣陵所行三年之制五服內並依禮斯近古無儔天元帝宣政元年令天下遭父母喪許終制。隋制皇帝本服大功已上親及外祖父母皇后父母諸官正一品喪帝不視事二日本服五服內百官正二品已上喪並一舉哀太陽虧國忌日本服小功總麻親百官三品已上喪不視事一日皇太后皇后為本服五服內親一舉哀皇太子為本服五服內親及東宮三師三少官臣二品已上一舉哀。大唐元陵遺制其喪儀及山陵制度務從儉約並不以金銀錦綵飾天下節度觀察團練使刺史等並不須赴哀祀祭之禮亦從節儉其天下人吏勅到後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婚娶祠祀酒肉其宮殿中當者朝夕各十五舉音禮固從宜喪不可久皇帝宜三日聽政十三日小祥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日而釋服皇帝本服周者凡二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晡哭而止本服小功已下一舉哀而止

奔大喪

奔山陵附周後漢魏晉東晉大唐

周制穀梁傳云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周道尚明無魏於不住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



合格證

質檢員編號：1  
江蘇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地址：江蘇省金壇市  
鳳路186號  
電話：0519-2338388  
郵編：213200

既起而不附從主上旋宮又不歸罪至于晏駕之日山陵即安而猶不到自臺郎御史以上應受義責加恩絕注列黃紙不得敘用至於先有他故去職或以喪疾免散仍遇兵隱遁山澤者宜與上牒異制春秋傳曰君子避內難不避遜室之變蘧瑗出關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未足多責也及至奔赴不及在哀致身後於山陵故當從時宜以立壞貶依王政而準繩不可偏抗古義以傷今實也承詔書而制奔赴之期以為分別遠近則典而不暢檢校險易則密而不弘故擬七月之典以議今事達官名問特通者過期不到宜依退免法注列黃紙三年乃得敘用又自非盟主所授而諸侯州伯所以用故不得奔赴宜與下牒同罰春秋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此上之行乎下也諸侯州伯輒留應赴之人而今失節於王庭坐於周官九代之法應在犯令陵政之條諸臺平處正其刑黜。東晉成帝咸康中恭皇后山陵司徒西曹屬王濛議立奔赴之制曰三代垂文觀時損益今服教之地遠於古之九服若守七月之斷遠近一槩者違實懼非通制請王畿以外南極五嶺非守見職周年不至者宜勒注黃紙有爵士者削降永嘉中江統議不奔山陵但三年不敘於義為輕今更立如牒若方伯授用雖未有王命猶不與停散同今見在官即吉之後去職不及凶事無所貶責萬里外以再周為限自此以內明依前牒雖在父母喪其責不異黃門郎徐衆等駁濛云若如濛議見在官者已拘於制度不得奔赴至於既去雖不及哀臣子之情何得不暫致身故臣謂喪紀雖過去職者故宜還赴詔可濛又申述前議曰喪紀有數吉凶有斷豈可當於縞素既終而制無限之責哉若除喪使奔當以何服素服敘哀則廷已吉陵無哭禮若玄冠致敬宜曰朝謁非奔喪之謂若服外更立限斷則不知所准若不計遠近同服內則立制漫而無斷詔又付尚書左丞王彪之議云昔太寧之難奔赴無過三年之限恭皇后不宜踰先制禮為君之母妻居處飲食行爾君已除喪而後闋喪不稅而責有奔此臣所疑也且宜一依濛所上詔曰今輕此制於名教為不盡矣今直以或者眾致於此事不必改先制如濛所上施行八年成帝崩尚書那融上言司徒西曹屬王濛以周年為限不及者除名付之鄉論臣以為夫名教興於義厚忠孝發於自然不嚴



而著不肅而成者也舊禮國有大諱外任不得離部冗散之人發哀公巷初無課限有不奔之制按永平初先帝稱宣帝遺詔乃不得令子弟詣陵唯湯陰奔赴多不逮及始爲其制以篤一時顧觀人情未有肅媿徒興簡默正足以彰至道之不弘表臣子之不義宜遵前代聞凶行喪三日而已詔曰孝慈起於自然忠厚發於天成若道不喪豈有今弊弊至醜簿反之何期況以今日之弊而欲廢準式於頽俗求自仁於吾朝其於理化也無乃近乎黜曰重啓依王濛所上爲條制康建元初黜又議定不應奔赴山陵據周魯有喪而魯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內卿大夫耳非如今日見在方外者也尚書僕射顧和議按禮記曾子問父母之喪既引及塗問君薨如之何穀梁傳曰周人魯人各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雖有喪遣人可也魯人當親行事故不弔也○大唐元陵儀注詔聞宗子在外州府合赴京師不所司奏曰安禮文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不忘親之義也又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性也六世親屬竭矣又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據此則宗子五等以上不限遠近盡同奔赴山陵

未踰年天子崩諸侯薨議

後漢

後漢安帝崩立北鄉侯未踰年薨以王禮葬於春秋何義也何休答曰春秋未踰年魯君子野卒降成君稱平從大夫禮可也孝順皇帝永和中詔公卿校尉尚書曰昔者周公攝天子事成王欲以公禮葬天爲動變更以天子之禮天即反風歲即大熟北鄉王親爲天子而以王禮葬故天數災異宜加尊謚列於昭穆群臣皆疑謂當如常司疑校尉同舉議以爲北鄉本非正統姦臣所授立未踰載年號未改孔子作春秋王子猛不稱崩魯子野不書葬昔周公有所請命之功太平之勲故薨之日天動威以彰其德故成王以王者禮葬之以應天命北鄉王無他功德恐非所以應天消災北鄉本侯也已加王禮於禮已崇不宜追加尊謚詔從之

天子爲繼兄弟統制服議

東晉

東晉穆帝升平五年五月崩皇太后令立瑯琊王丕哀帝儀曹郎王琨議今立之於大行皇帝屬則兄弟凡奠祭之文皆稱二及嗣斯蓋所



以仰參昭穆自同繼體在茲一人不以私害義專以所後為正今皇  
太后德訓弘著率母儀于內主上既纂業承統亦何得不述遵于禮  
尚書謝奉議夫帝位自以君道相承至於昭穆之統禮兄弟不相為  
後明義也今應上繼康帝意謂不疑此國之大事將垂之來代僕射  
江彪音斌議兄弟不相為後雖是舊說而經無明據此語不得施於王  
者王者雖兄弟既為君臣則同父子故魯濟僖公春秋所議左傳曰  
子雖齊聖不先父食閔公弟也而同於父僖公兄也而齊於子既明  
尊之道不得復叙親之本也公羊傳曰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穀梁  
傳曰先親後祖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兄弟也由君臣而相  
後三傳之明義如此則承繼有敘而上下洽通於義為允應繼大行  
皇帝揚州刺史藍田侯追述議推宗立君以為人極上古風淳必託  
有道泊乎後代爭亂漸興故繼體相傳君正守位以塞奔競非私其親  
或時有艱難而嗣胤幼劣故有立長成皇帝深達帝道不私親愛越  
授天倫廟無毀遷統業恒固康皇帝既授命於成帝宗廟社稷之重  
已移於所授主上宜為康皇嗣謝奉又議五帝之道以天下為公唯  
德與賢不私其親逮殷周則繼代承業雖百王迭逮而典謨不易所  
以鎮係人心閑邪息亂今大晉宗祀配天成帝疾痛皇嗣幼冲深惟  
社稷遷于康皇軌同唐虞高義大行天祚不永還嗣本位考之先典  
求之人情咸謂主上應繼成帝太常臣夷等五人議曰夫大道之行  
天下為公成皇帝捨胤嫡之受而授重天倫道崇先代康皇帝祇承  
明命正統既移至尊應繼康帝嗣詔從述議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

魏田瓊云天子不降其祖父母曾祖父母后太子嫡婦姑姊妹嫁於  
二王後皆如都人按白虎通云天子絕周者何示同喪於百姓明不  
獨親其親也吳射慈云天子之子封為諸侯天子皆不服也

天子為皇后父母服議

皇后為父服附東晉宋陳後魏

東晉王朝之間范甯再云至尊為后之父有服不意謂雖居尊位亦當  
不以己尊而使降也甯荅曰王者之於天下與諸侯之於一國義無  
以異今謂粗可依准孝武泰元元年正月王鎮軍薨按即后父也尅  
舉哀而不成出制服三日僕射已下皆從服。宋孝武建安二年有



司奏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為服總麻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日音未祥當服除服與不又皇后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公除至祖葬日臨喪當著何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祥今皇后除心制曰當依舊更服為但釋心制著布素而已勒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膺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異禮天子正降旁親外舅總麻本在服例但縗經不可以臨朝饗故有公除之儀雖釋麻襲冕尚有總月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音猶宜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紅之服已釋哀哀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按禮為兄弟既除喪及其葬也反服輕喪雖除猶畜縗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理可知也愚謂王右光祿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齋縗又議喪禮即遠變除漸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終除之日而更重服乎按晉泰始二年武帝以周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朝議不遂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云晉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是權制既除縗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除不同謂皇后除心制曰宜如舊反服未公除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按三日成服即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若並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准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齋斬重制猶為功總除喪夫公除暫奪豈可遂以即吉邪愚謂至尊三月服音故應准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齋縗尚書令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總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議大明二年有司奏改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周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即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于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一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檢已為定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即情變禮非革舊章令皇后三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即吉以為永准詔可。陳文帝天嘉元年尚書儀曹謂



今月晦皇太后服安吉君禫除儀注沈洙謂至親周斷加崇故再周之喪斷二十五日但重服不可頓除故變之以織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禫者淡也所以漸祛至情如父在爲母出嫡後之子則屈降之以周周而除無復縗麻緣情有本同之義許以心制心制既無杖經可除不容復改玄綾既是心憂則無所更淡其心也宜禫杖周者十五日已有禫制今申其免懷之感正斷以再周止二十五日而已所以宋元嘉立義心喪以二十五日爲限大明中王皇后父喪又申明其制按齊建元中太子穆妃喪亦同用此禮唯王儉古今集記云心制終二十七日又爲王浚所難何佟之儀注用二十五日而除按古循今宜以再周二十五日爲斷今皇太后於安吉君心喪之周宜除於再周無復心喪之禮詔可。後魏神龜二年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爲證光據禮記縞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爲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縗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禮云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是則朋友有周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回之喪饋祥肉夫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喪則容一周不舉樂也孔子曰既祥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是弟子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周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聲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宮嘉福去太極不爲太遠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況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之喪未葬杜蕢所諫晉平公也今相國雖已安厝纔三月矣陵墳未乾懌以理證爲然乃從雍議

通典卷第八十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通典 / [唐] 杜佑撰.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5.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915-X

I. 通… II. 杜… III. 典章制度—中國—唐代  
IV. D691.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5)第114286號

ISBN 7-5013-2915-X



9 787501 329151 >

書名 通典(全二冊)  
著者 [唐] 杜佑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tstx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五·五

版次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915-X / K·1166

定價 五〇〇圓



